

# 一辈子 只做一件事

开栏话：

择一事，终一生。不为繁华易匠心。

在我们身边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脚踏实地做人、专心致志做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用心耕耘，执著坚定，诠释着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、精一行”的匠心精神，为社会进步创造着不凡的价值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刊开设“一辈子只做一件事”栏目，让我们走近他们、致敬他们。

# 范凤驰：唤醒沉睡的历史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寇洪莹

66岁的范凤驰，眼神里有种光，是那种很亮很亮的光。尤其在谈到泊头历史、红色文化、抗战英烈的时候，眸子里的光尤其明亮。为探寻泊头历史文化，多年来，他创作整理了数百万文字，成书40余套。年逾花甲，仍奔走于各个村落，帮助筹建红色革命纪念馆。笔耕不辍的范凤驰，为他挚爱的事业执著着、奉献着。

## 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

早上4时多，“滴一滴一滴”，闹钟刚响过一两秒钟就被迅疾按停，范凤驰睁开眼，已经没有丝毫睡意。读书、写作、整理史料……这些年，他的每一个清晨，都是这样度过。完成了这些，已经7时多，范凤驰随意地抹一把脸，冲一杯浓茶喝上，便整装出发了。这一天，他要去齐桥镇小炉村拜访几位老人。这些年，一辈子从事泊头红色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凤驰，往返于市区和各个村落的次数，越发频繁起来。他在乡间寻找抗战期间泊头的战斗遗址，挖掘整理先烈的事迹，搜集各类文史资料。一段段鲜活生动的革命往事，在他的不断追寻下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有了清晰而真实的面容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到访小炉村了。几年前，就曾来过。那时，村里还有几位身体健康、意识清醒的老人，听说有人想了解小炉战斗的经过，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讲述。如今，知情者相继离世，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。即便采访不是很顺利，触摸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也让范凤驰激动不已。这里的一切，仿佛都在向他诉说着过去那段光辉的历史。“1941年4月10日，在小炉村，冀中军区23团和交河县抗日游击队，英勇击溃日伪军，取得了一次性歼灭日军100余名、伪军70多名的辉煌战绩，这就是闻名华北的小炉战斗。”范凤驰说，这是交河县8年抗战史上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，受到八路军总部及朱德总司令的嘉奖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段往事鲜为人知，即使是党史资料，也记载寥寥。范凤驰知道，再不抓紧时间整理，有些东西恐怕就永远湮灭了。“抢救这些故事，就是在抢救泊头的历史文化。”从此，他踏上了一段红色文化之旅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守望者。

## 红色信仰播下红色种子

如果信仰有颜色，那么范凤驰的信仰一定是红色的。他出生在四营镇西交河村，这里曾是抗战老区。而他的父亲是上世纪40年代村里唯一的师范毕业生，还曾参加过儿童团。从小，范凤驰便聆听着红色故事、沐浴着红色思想长大。“父亲有好几箱子书籍，除了两年的《解放军画报》外，还有《红岩》《红旗谱》《红日》等书籍，都是经典著作。”他说。一颗红色火种，深深地种在范凤驰的心里，生了根。

## 一个人和十座纪念馆

有人说，范凤驰是泊头文史界的一面旗帜，想要了解泊头历史，离不开他的研究；也有人认为，范凤驰把泊头历史从故纸堆拉回到人们的身边，把历史变成了一座座触手可及的历史纪念馆，一件件富有温度的文物。一直以来，沧州人对华北城工部的认识仅限于泊头。其实，它成立于1941年，先后五易其名、13次变更工作驻地。泊头是最后一个工作驻地，也是领导城市工作极大发展和工作成就最为卓越的时期。经过3年努力，范凤驰几上京津，多番寻找亲历者、知情人，为华北城工部丰富了肌理和血肉，让这段历史更清晰、更有力量。“泊头只是华北城工部的驻地之一，肃宁北曹庄，沧县韩郭庄、高庄子，沧州火车站，都曾是城工部的驻地。”他说，2018年，泊头市委、市政府准备对华北城工部泊头旧址进行修缮，邀请他整理有关史料。他几赴京津和河北城工部其他驻地，采访亲历者和知情人，参阅十几部相关书籍，不仅参与完成《城工部在泊头》一书，还帮助修缮了华北局城工部泊头旧址纪念馆。



范凤驰

而这只是他参与建设的红色纪念馆之一。为研究泊头历史上的南杨庄、军王庄地下医院，他几次下乡，走访乡亲父老；为建革命纪念馆，他除了承担馆内的文字介绍，还多地搜集老物件；为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，他埋首书海多日不出门。在关工委领导下，他先后主管建成了泊头烈士纪念馆、交河革命纪念馆、南汉忧纪念馆、西辛店抗战纪念馆等红色文化纪念馆……这些纪念馆或建在市区，或散布于乡间，犹如一颗颗历史明珠，串联起了泊头深厚灿烂的历史。而今，这些纪念馆已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到访者络绎不绝。150余万字的红色记忆、10余座革命纪念馆，是这位66岁老人的红色情怀与历史责任交织而成的荣光。在红色文化搜集的道路上，他走过的每一个村庄、寻访的每一个故事，都那么有情有味。范凤驰还将参与建设白庙战斗纪念馆、黄屯红色纪念馆、王武庄革命纪念馆……这些红色梦想属于泊头这座城，也属于泊头百姓。

# 安贞锋：守护“万家灯火”

本报记者 齐斐斐 摄影 王雪

“快吃饭吧，春天风大，在外面刮这一天，牙都白了好几号。”妻子看着安贞锋那张吹得跟盐碱地似的脸，那双裂了好几个大口子的手，把热了好几遍的饭菜端到丈夫面前，语气里满是心疼。此时，家里的时钟已经敲响了零时……这样的画面不是偶然，而是20多年来时常发生在他们家的事。安贞锋，现为国网南皮县供电公司王寺供电所的一名职工，万家灯火的背后，有他不知疲倦的身躯。采访前，从施工现场赶来的安贞锋，头发被安全帽压得贴着头皮，一身深蓝的工作服上都是土。说起话来，一脸憨厚的笑。“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接到报修，小安都会马上赶到现场进行电路维修，保障了我村的用电问题，小安真是个好小伙！”刘夫青村民董振福激动地说。那是2018年7月的一个中午，董振福打来电话急催：“小安，我家怎么没电啦？今天情况特殊，80多岁老父亲刚动完大手术，害怕天热让伤口再次发炎，得一直开着空调。赶紧让室内温度降下来，你快想想办法！”挂掉电话后，正在吃午饭的安贞锋马上放下碗筷迅速赶到董大哥家。烈日炎

炎，顶着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，抢修了半个小时，董大哥一家人终于用上了“凉爽”的电，给他们解了燃眉之急。2021年三伏天的一个上午，辖区内一台变压器发生故障，村内大部分用户停电。为了尽快恢复供电，安贞锋5次爬杆，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裤。他排除变压器故障，又快速爬上电线杆更换导线。已是中午12时左右。当时，汗水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他顾不上去擦，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坚持住，只要不中暑晕倒，就得集中精力尽快恢复供电。在抢修过程中，他左肩膀撞到了横担上，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皮肉擦伤。恢复供电回到单位后，左锁骨和肩膀已经肿得像个大萝卜，这才急忙赶往医院，确诊为锁骨骨折。20天后的一天凌晨四点半，还在睡梦中的安贞锋被电话铃声吵醒。原来因为下雨，村里有个包子铺的电闸出现了故障。为了包子铺早晨能正常营业，他没有顾上妻子儿女的心疼，再一次迅速赶到现场。还记得2021年2月的那场大雪，从下午一直下到了第二天中午。所长王铁忠和党支部书记盖林带领全体电工兵分三路，巡线抢修。晚上22时，

地面积雪已有10多厘米厚，部分线路已经出现故障。风雪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，一个趔趄就在雪地里打上几个滚儿。因积雪太深，机械跟不进去，他们只能人工爬杆。冰凌包裹的电线杆，脚扣根本挂不住，他们一边爬一边用布擦冰雪，用身体和衣服来融化冰雪，继续上杆接线。手冻麻了，就互相搓搓；脸僵了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就用手比画。就这样，一行人，行走在风雪中的乡村夜。当3条4000米主线路都修完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5时。在抢修主干线路的同时，安贞锋不时接到村民们自家线路故障的报修电话。修完主干线后，他休息片刻，就赶往了村民家里。还是风雪中的跋涉，当看到一双满是泥水冰凌的雨鞋、肩膀上驮着半寸厚的雪、脸已经冻得青紫的安贞工时，村民们感动得连连道谢。村民口中的小安已经是大家的“亲人”，在忙碌之余，他还针对留守



安贞锋

老人和儿童居多的农村现状，利用休息时间，上门对老人走访宣传安全用电常识，耐心讲解查询电费余额、网上缴费等基本使用方法，极大地方便了用户。此外，他还向学校、个体工商户普及电价优惠政策知识，让他们使用最合适的用电方式，切实保障用户的权益。采访最后，董振福拿出了一首写给“安贞锋们”的诗：没有豪言壮语，也没有特殊的扮装，虽然不是金子，人人都在发热发光；他们像战士，哪里需要，就冲锋到什么地方；春日的狂风中有他们不知疲惫的身影……

# 有书作伴好还乡

王连想

读高中时，学校旁边开了一家租书的门店，里面的好书非常多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，在书中放置磁条，通过扫描就可以记录借书的信息。每天午饭后，我都去书店看书。别人做的是买卖，而我又舍不得每天一毛钱的租书款，因此，每次进店，我都会找一个偏僻的角落，看一会儿换一个地方，生怕老板认出了我。就这样战战兢兢地看了半年，因为看书的人多，借书的人少，没多久，书店就关门了。高二下学期，学校门口来了一个摆地摊卖书的中年人。他每次都蹬着一辆枣红色的三轮车，车上整齐地码放着很多书。他将卸下的书摆在铺好的一块布上，接着就专心地看自己手里的书了。我几乎没看到过有人买，可他每次还是洒脱地来，又洒脱地走，又不厌其烦地将一本本书卸下，又一本本装回去。他的书摊不大，却有不少好书。《美文》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……有一本叫《大中专青年文摘》的杂志，让我了解了西北大风呼啸、旌旗猎猎的壮观，神交了蒙古族人民的爽朗豪迈。通过《美文》，知道了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莫言、毕飞宇等不少知名作家。那段时间，我开始学习美术。虽然手头不宽裕，买书的钱还是能挤出来的。每次放假返校时，我都能带回120元的生活费。这里面既有吃喝的开销，也包括买绘画工具的费用。每次到学校后，我都会在文具盒的最底层压5元钱，无论多难，也不能动，这是用来购买过期杂志的。整个大学阶段，一直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。不在宿舍，就在画室；不在画室，就在图书馆。那段日子，是我见到书最多、读书最勤奋的时期。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周可借4本书，我的借阅卡上每周几乎都是满着的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喜欢把贴墙的那半边床摆满书。这

样，在床上小憩的时候，也可以随手抄起一本书来翻看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把能扔的东西扔了，能卖的东西也卖了，唯独几年攒下的两麻袋书，跋山涉水1000多公里，跟我回了家。我从来不纠结读书的地点，图书馆可以，书店可以，办公室可以，无人的旷野可以，外出坐在公交车上也可以。前几年，还未定居沧州，每个假期，我都要在河北和山东两地来回穿梭。因为没有直达车辆，需要在济南火车站换乘。我时常故意把换乘时间延长，在候车室等待的那一晚，就是阅读的绝佳时机。即使候车室的人熙熙攘攘，也不能阻挡我读书的热情。找个空闲的座位或盘着腿席地而坐，掏出书来，就有了自己的小天地。行走的皆是过客，嘈杂的只是声响，唯有手中的书本才是自己互动的伴侣。待到东方既白，手中翻阅书卷已过半。简单收拾行囊，按着车票信息的指引，来到自己要乘坐的那节车厢。行囊安置好，剩余的半卷书旋即打开。伴着整个车厢似醒非醒的朦胧滚动发出的轰鸣，阅读就这样开始了。工作后，虽然工资微薄，我却时不时从干瘪的钱包里挤出些买书的钱。如果看到了喜欢的书，不想办法拥有它，内心会生出不小的悔意。每当翻开带着墨香的书页时，听着手掌摩挲书页的沙声，内心无比踏实。成年后，尤其是工作以来，身处异地，与家乡亲人的距离似乎日益渐远。常常在梦中回想起一些过往的事情，梦醒后内心又显得空落落的。于是，我就会从案头抽出本之前读过的书再看一看，品咂一下同一本书在不同时期所带给人的味道，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故土，回到了那些逝去的旧时光。

# 人生漫漫 以书相伴

葛亚夫

现在想来，我读书的习惯遗传自父亲，但这也是他给予我的最大财富。虽然著作尚不覆履，我读书却足以等身。父亲骄傲地称，打小就看我是吃皇粮、拿笔杆子的人。他嘴里的“文曲星下凡”，不过是自编自演的童话。我抓周时，他拿出一本书和一把镰。或许怕伤了我，镰被放置好远，抓书成了我唯一的选择，这却让他骄傲了很多年。父亲喜欢读书，书读得也好。只可惜，因成分问题，他读到四年级就辍学务农了。那个年代，肚子都填不饱，更别提读书了。还好，乡人伶牙俐齿。干活时，你一嗓子我一嗓子，那些英雄豪杰就卷着泥腿跑出来。歇息时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那些鬼怪神仙一个个明眸善睐。父亲戏文唱得好，故事说得也好，有事没事，就长腔短调地说唱，也打开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。在那精神匮乏的岁月，父亲用一个个神话、传说和故事，把我哺育得十分茁壮。后来，有了大喇叭和收音机，父亲这样的说书人也失业了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搭乘着一个故事，在时光里沉浮。于我，父亲的说唱也失去了魅力。他刚开口，我就不耐烦，数落他不如谁谁！也是从那时起，父亲渐渐变得沉默寡言，从我的精神导师，变成了患难兄弟。我听书很馋。有次放学，经过邻村，大喇叭里在说《三国演义》。我靠着电线杆，听得入了迷。父亲来找我吃午饭，却和我一起听起来。最后，母亲出现了，拿起荆条，赶鸭子般把父子俩抽回家。为此，我们懊悔了很久——因为错过了赵子龙七进七出大战长坂坡。生活慢慢好起来，除了能吃

饱，还有书看。我和父亲却显得“不务正业”——这是母亲痛心疾首的评价；老的不正干，看看看，看书可管当饭吃、可管当钱花，让你种地真是屈才了；小的不学好，看看看，作业做完了吗？考了多少分？看那闲书能考上大学吗……一通训，书没收。父亲被罚干活，我背课文。母亲咬咬牙，舍不得撕书，就藏起来。可这难不住我们！于是乎，又偷偷摸摸窃读，读到忘情处，母亲再一次出现……大伯是老师，藏书很多。父亲就总愿我去借，借不到，就窃。在知道孔乙己前，父亲就让我明白“窃书不能算偷，窃书，读书人的事，能算偷么”。书到手，还要防母亲。待到晚上，父子俩躲在被窝，乘手电夜读。我读得快，父亲慢，读着读着，我就等不及父亲了。我翻过去，父亲翻回来……争吵逐渐升级。结果往往是，母亲抢过书，各打一顿。我识字少，遇到陌生字，就问父亲。他不会时，就会意地读，我也会意地学。直到现在，我的拼音都很差。朋友戏谑我，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。说得我心酸眼涩，浮想联翩。哎，说了他们也不明白，我的语文是只上到四年级的父亲教的。而我亲爱的父亲，自学却未成才。如今，我疏于交际应酬，唯独喜欢读书写字。这让我显得奇葩，也很孤独。父亲也是，虽然母亲不再干涉他读书了，可拿起书，读着读着就睡了。和我一样，父亲的床上也堆满书，也经常梦见过去：父子俩躲在被窝里争书看，总被母亲发现……遇到喜欢的书，我仍会买，一本本寄给父亲。人生漫漫，我不能时刻陪他了，但书可以。

**“泊头桑椹”杯·全民读书大赛**  
征文邮箱：857171805@qq.com  
电话：0317-3155702  
演讲、视频邮箱：hxyxysz@163.com  
电话：15131760069